

《刊叢研究說小國中》

金瓶梅的隱山探照時

著／魏子雲



I2
W3

魏子雲著

全瓶梅的幽隱探照

仲善主時署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金瓶梅的幽隱探照 / 魏子雲著 -- 初版 -- 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77
16,209面：書影；21公分 -- (中國小說研究叢刊；9)
新臺幣190元(精裝) -- 新臺幣140元(平裝)

1. 金瓶梅 - 批評，解釋等 I. 魏子雲著
857.48/8543

金瓶梅的幽隱探照(全一冊)

著作者：魏子

書

生

學

文

書

書

局

治

局

發

行

出

印

記

證

書

局

登

本

書

局

發

行

所

印

書

局

發

行

者

作

者

臺灣學生書局
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郵政劃撥帳號：○○○二四六六一八號
電話：三二四一五六三二一一〇九七

印製有限公司
地址：台北市桂林路二四二巷五七號
電話：三〇八九八二〇

明國印製有限公司
地址：台北市桂林路二四二巷五七號
電話：三〇八九八二〇

藝文圖書公司
地址：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
座電話：三一八〇五八〇七

香港總經銷
定價
平裝
新臺幣
一
四〇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初版

自敍

一

多年一來，我的金瓶梅研究。一直在成書年代與作者問題上探索。在我探索這些問題時，從來不曾忘了沈德符與馮夢龍這兩位最可疑的人物。無論接觸到任何資料，首先要考量的就是這倆人；還有袁氏兄弟。

我出版的金瓶梅研究的第一本書金瓶梅探原（台北巨流圖書公司），就懷疑袁中郎（宏道）所著的鷁政以「金瓶梅配水滸傳爲逸典」的不合事理。這時，金瓶梅不惟尙無刻本，袁中郎自己却連全本也不會讀到，居然把金瓶梅與水滸傳相題並論，兼且還說：「不熟此典者，保面甕腸，非飲徒也。」此一問題，居然在我懷疑了十七年之後，終算獲得了答案。原來金瓶梅的早期傳抄，乃鄞人屠隆所作，諷喻其當朝今上者也。從今見之的金瓶梅詞話第十七回中的「賈廉」其人來看，極可能早期傳抄的金瓶梅，並不是西門慶的故事，我早在金瓶梅劄記及金瓶梅原貌探索二書，就討論了這一問題。如今，我在討論「金瓶梅抄本」時，竟發現金瓶梅自萬曆二十四年冬（一五九六）打從袁宏道（中郎）給

董其昌（思白）函中，提到此書之名而後，居然整整十年沒有任何消息，再由袁宏道（中郎）傳出消息時，已是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〇六）秋寫出了《觴政》，「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逸典」，把《金瓶梅》作爲酒令了。這時，鄞人屠隆去世已一年（屠卒於萬曆廿三年——一九〇五——秋）矣！所以我推想袁中郎之所以大膽的在萬曆三十四年秋再度傳出了《金瓶梅》的消息，顯然的，在這綿綿十年歲月中，他們與作者屠隆曾相商改寫，可能在屠隆故後，他們得到的殘稿，已在計畫中成書付梓矣！遂有了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的「袁中郎《觴政》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逸典，予恨未得見。丙午遇中郎京邸，問：『曾有全秋否？』」的種種暗示。沈德符的這一番話，却又著文時間極遲，馬泰來推論作於萬曆四十七年（一六一九）爲上限，我則推論作於天啓七年（一六二七）或崇禎五年（一六三二）。蓋沈文中的諸城丘志充（六區），天啓七年因案被逮下獄，崇禎五年棄市。所以沈文結語說：「丘旋出守去，此書（玉嬌辛）不知落何所」也。

這些史料之文辭的相互比竝推研，足以肯定今之《金瓶梅詞話》乃袁中郎等人的改寫本，初期傳抄時代的《金瓶梅》，未必是西門慶的故事。

二

我之所以把《金瓶梅》的抄本，區分成兩個階段，正因爲袁中郎於萬曆二十四年（一五九六）冬首先傳出了《金瓶梅》的消息，事後竟十年闕無一字傳聞，到了整整十年後的丙午，仍由袁中郎的酒令《觴政》傳播出來，已與《水滸傳》相題而併論，作爲酒場甲令矣。從此之

後，金瓶梅的消息，遂在袁氏兄弟這幫相互認識的朋儕中傳播開來。是以我們今見之有關金瓶梅的傳抄文件，全是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〇六）之後寫作出來的。那麼，將金瓶梅的傳抄，別作前後兩期，乃一正確的史實。過去，大家都把此一問題忽略了。

史實就是考據者立論的實據。金瓶梅的傳抄，自袁中郎於萬曆二十四年傳播於文友間，居然十年之間，沒有其他人再傳出它的消息，像這麼一部「必遂有人板行」的合乎當時社會的小說，竟無聲無響了十年，若以當時的歷史背景與社會因素來說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（以今見之金瓶梅詞話內容來說。）可是，居然如此，豈不可怪？所以我認為這之間隱藏着一些微妙的問題。

試想，當我們注意到了此一問題，怎能不去一探究竟？

第一，刻上淫穢文字與畫圖的書刊，在嘉、隆、萬那個時代，又不干公禁。初期傳抄本的金瓶梅內容，如正是今天我們見到的金瓶梅（詞話），則是不可能在社會上被隱蔽起來的。但居然被隱蔽起來了，顯然的，初期傳抄時代的金瓶梅其內容必非今見之金瓶梅（詞話）。袁中郎讀後的論斷是：「雲霞滿紙，勝枚生七發多矣！」便足以證明初期傳抄的金瓶梅乃政治諷喻小說也。其內容若非有關政治諷喻，那是不可能在社會上被隱蔽起來的。

第二，何以十年之後的後期傳抄本，便陸續有人在文字上談論到它？顯然的，後期傳抄出的金瓶梅，已非初期傳抄本的內容，已經改寫過了。但仍非全稿，却又在袁中郎的朋友圈中傳播着。又傳抄了十年之後，方有刻本出現。却又在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的文辭中，暗藏了不少微妙的答案。所以我以「艷段」來處理它。

三

△金瓶梅△的明代刻本，傳乎今世者祇有兩種，一是十卷本，一是二十卷本，即今人習稱之「萬曆本」（十卷）與「崇禎本」（廿卷）。

第一種刻本（十卷本），自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「萬曆本」被發現之後，研究者無不認為二十卷本是十卷本的後改本，筆者向亦如此認定。客歲（七十七年）十月，在港與梅節先生聊天，梅先生向我提出十卷本與二十卷本乃傳抄時代的兩種不同底本。當時一聽，不禁發愣。竟一時不能接納這個說法。梅先生近數年來，從事該書版本的校勘，業已完成了一部正本清源的標準本△金瓶梅詞話△，已由香港星海文化出版公司印行了。此一問題，乃梅先生從事校勘時所發現。那天（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三日）午後，我們談了五小時有奇，他搬出校勘時的紀錄，一一指出了他發現到的證據。而我，也提出了二十卷本源自十卷本的證據，乃第三十九回的「鉤」字誤為「釣」字，二十卷本之誤，竟與十卷本之誤是一脈相承，怎能說是淵自兩種「底本」呢？但梅先生在詳細校勘過程中發現的證據，我也無法否定。

由港歸來，我便段段落落的比對這兩種版本的相關問題，終於在第五十三回五十四回這兩回中發現到這些問題。特別是第五十四回，顯然的，這兩種版本（十卷本與廿卷本）的內容，有了顯著的不同。可以基之證明二十卷本的這一回，不是根據十卷本來的。十卷本的內容豐贍，人物言談與容止生動，二十卷則稍遜，且篇幅亦少。二十卷刻於崇禎，有崇禎皇帝的避諱字

「檢」刻爲「簡」字可證，乃十卷本之後的刻本，已有明證。那麼，或可基此認定二十卷本付梓時，所據底本已非全貌，而十卷本的版已毀，且手中十卷本的存書缺這兩回。在此情形之下，遂不得已而據上下文的情節，以及大家夥談過十卷本的印象，湊成了這兩回（特別是第五十四回）。

不過，二十卷本是改寫過的，不惟第一回全部改寫一過，原十卷本中的戲曲、證詩等等，却也刪的刪改的改，已非十卷本的原貌矣！再來對證沈德符（萬曆野獲編）的說詞，堪可證明△金瓶梅△在後期傳抄時代，就有了兩種不同的改寫底本。崇禎本的梓行，之所以編爲二十卷本，亦可能有心別於十卷本。實際上，十卷本與二十卷本的分卷，不同處也祇在於五回一卷與十回一卷之分別而已。

四

正由於今見之兩種△金瓶梅△刻本，全是在後期傳抄時代就改寫過的，因而我們探究作者是誰？又怎能不分段來說。認真分來，應分成三個階段來說，第一階段是初期傳抄本的作者是誰？（即袁中郎於萬曆廿四年（一五九六）見到的那一稿本），第二階段是後期傳抄本的改寫者，第三階段是付梓者的改纂者。這是明代出版界的風尚，出版者最喜改纂他要出版的作品。

從今見之兩種明代△金瓶梅△刻本來說，我們已經有了一件直接證明作者是誰的證據，那就是十卷本第五十六回中的「別頭巾」詩文。此一詩文尙見於天啓間刊行之△開卷一笑△與△綉谷春容△（綉谷春容刪去詩）。此一詩文在△開卷一笑△中，刻有作者筆名「一衲道人」，

屠隆之別號也。上海復旦大學的黃霖，最先提出作者屠隆說，這數年來，我一直在此「說」上進行鑽探，認為此說最為正確。我已尋出屠隆可能寫作《金瓶梅》諷喻明神宗的創作動機，（見拙作《金瓶梅原貌探索》「屠隆的罷官及雕蟲罪尤」學生書局印行）此一寫作動機，在所有提出的《金瓶梅》作者說的推想中，除了屠隆，別人全未具備。何況，十卷本第五十六回中的「別頭巾」詩文，證據又是如此的直接而肯定，其他諸說，何人有此鐵證耶？

還有湯顯祖在屠隆病中寫出的十首充滿了嘲笑的絕句，却也是出乎常情的作為。湯顯祖在明代士人羣中，是一位不納妾不冶遊的正人君子，與屠隆、袁宏道這班朋友的浪漫生活，恰恰相反。屠隆於萬曆十二年（一五八四）罷官後，一直賣文為活，且不時出遊，奔波於在位文士間。晚年編寫戲曲，且自組戲班出堂會於仕紳家。雖不十分貪酒，却十分好色，戲班伶優，亦家伎焉。如從湯臨川這十首絕句的嘲笑詞語觀之，可以獲知屠緯真死狀甚慘，瘡瘍痛楚，端賴家人吟唱佛經止之。後人說屠氏死於梅毒，基此詩而言也。但在我看來，湯氏之在老友屠氏臨終前，未嘗作詩以慰，死後也不會寫一言片語悼唁，竟寫出笑語以嘲之，似非指屠之好色，或惱其遺孽於《金瓶梅》也哉！是以詩有「涕唾機關一線安，業緣無定轉何難？」及「雄風病骨因何起？懺悔心隨雲雨飛。」又有句云：「不知一種無名恨，也向蓮花品內消！」斯所謂「無名恨」得非指屠隆之罷官銜恨於上而創作《金瓶梅》洩恨未成，臨終尙賴吟佛消痛，豈非孽乎！

另有「欣欣子」與「東吳弄珠客」這兩篇敘文，多年以來，却也牽羈了不少糾結。去年八月台北舉行明代小說戲曲國際研究會（中央圖書業辦），我曾提出一篇論文「馮夢龍與金瓶梅」，文中列出證言，認為「欣欣子」與「東吳弄珠客」都是馮夢龍的化名。今春，香港友人梅節先生影印一份陳毓翫作「金瓶梅抄本的流傳付刻與作者問題」一文，竟與我的看法一致，真格是「不約而同」、「不期而遇」。儘管各人論點不同，此一看法則一。至感欣慰於吾道之不孤也。

馮夢龍極可能也是一位△金瓶梅▽後期傳抄本的改寫人之一，這兩種刻本（十卷本與廿卷本）也可能全是馮夢龍主持梓行的。化名「欣欣子」作的敘文，已透露了刻本△金瓶梅▽與抄本△金瓶梅▽的差異。我在△金瓶梅原貌探索▽中已提出了，如「離別之機，將興憔悴之容，必見者所不能免也；折梅逢驛使，尺素寄魚書，所不能無也；患難迫切之中，顛沛流離之頃，所不能脫也。」這些情節，均未見於這兩種刻本。得非暗示刻本之情節，已非原稿本之內容乎？這些暗示，研究者，焉能忽之！

總之，今見之兩種△金瓶梅▽刻本，全是改寫本，已非初期抄本的內容。可以說是極為肯定的事實。袁氏兄弟計畫了△金瓶梅▽後期抄本的整合與修纂，在歷史演變過程中，也脈絡分明。馮夢龍主持了兩種刻本的梓行，也事理清楚。這些，我都在最後一章（放隊詞）「馮夢龍與金瓶梅」中分析出來了。（此文與去年我在明代小說戲曲國際研究會上提出的論文不同，我又重寫過了。）堪以證明我與陳毓翫先生的此一看法是極為正確的。不過，陳先的結論與我不同。也許他讀了我的這些論述，會從事修正他的誤點。或者，糾正我的誤點。

六

明年六月，大陸將在徐州舉行△金瓶梅▽研討會第一屆國際會議。所以特先寫出這部書，提早送請學生書局付梓，希望早些日子出版，早些日子送到大陸所有研究△金瓶梅▽的學者與作家手上，便於大家有一段充分的時間來批駁我的意見，或贊同我的看法。

學術討論，講究的是學理。不是政治，要求的是千士之諾諾的多數「是」字，所謂得衆也。學術則訴之理則，如千士之諾諾的理則是「非」，一士之譸譸爲「是」，則千士之諾諾的「非」，亦難敵一士之譸譸的「是」也。

再說，學術立論，要有歷史爲基礎。如無歷史爲基的論點，雖高上雲霄，亦海市蜃樓耳，經不起太陽光的。考據之論，論在有據，研判推論，亦必須依據，據之所憑依乃本源，如無本源，據無憑矣！

深切盼望賢者教我，真盼我這部書能遇上法家，提出證據判我？「拆屋還地」。果爾，則我願再尋基地重建，雖心愧面慚，亦敬謝之焉！

魏子雲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



魏子雲 安徽人，民國七年生，於抗日戰爭中從軍，未受完大學教育。惟自幼習經，於國學頗有根基。在軍中擔任編審工作多年，退役後轉任教職至今。已出版長短篇小說、以及文藝論評、國文教學等二十餘種，且樂於國劇舞台藝術，編有國劇劇本十餘種，著有國劇論述跋百篇，演出之劇本，連年榮獲首賞。尤其對金瓶梅一書之研究，已建立其國際間特出之地位；成書十一種，踰百萬言，糾正前人誤說極多。

金瓶梅的幽隱探照

目 錄

自

敍

零

艷段

《萬曆野獲編》（卷二十五）「金瓶梅」解說

- 一、△觴政▽與△金瓶梅▽
- 二、△金瓶梅▽全本在誰家
- 三、袁氏兄弟有△金瓶梅▽全本乎
- 四、有陋儒補以入刻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
- 五、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
- 六、△玉嬌李▽的問題
- 七、此書不知落何所

九 八 七 四 三 二 一

一

佰 金瓶梅的抄本

- 一、初期抄本.....一五
二、後期抄本.....一六
一 1 袁宏道（中郎）的△觴政▽.....一九
2 屠本畯（田叔）的△觴政▽跋.....一〇
3 沈德符（景德）△萬曆野獲編▽的論△金瓶梅.....一二
4 謝肇淛（在杭）的「金瓶梅跋」.....一四

仟

金瓶梅的刻本

一、十卷本與二十卷本的問題

- 1 十卷本（新刻金瓶梅詞話）.....一六
① 十卷本是第二次刻本說.....一七
② 十卷本刻于二十卷本之後說.....一八
③ 劉（輝）、梅（節）兩家之說的問題.....一九
2 二十卷本（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）.....三二
① 兩種刻本的底本何來.....三四
② 二十卷本與十卷本的異同.....三七

萬

金瓶梅的成書年代

- 一、抄本的成書年代
1 初期抄本

六二

六一

（五十三回）	四〇
（五十四回）	四三
（五十五回）	四五
（五十六回）	四六
（五十七回）	四八
二、二十卷本何以無欣欣子敍文	五一
1 袁宏道（中郎）語	五二
2 屠本畯（田叔）語	五三
3 袁中道（小脩）語	五四
4 謝肇淛（在杭）語	五五
5 李日華（君實）語	五五
6 沈德符（景倩）語	五五
7 薛岡（千仞）語	五六
8 張岱（宗子）語	五七

- (一) 何以初期抄本問世後十年來無有踪跡……六六
- (二) 推論袁宏道的△觴政▽之作……六八
- (三) 推論麻城劉家的△金瓶梅▽之流程……七〇
- 二、刻本成書年代的實證……七五
1. 十卷本「新刻金瓶梅詞話」……七五
- (一) 殘紅水上飄……七六
- (二) 苗青謀財害主案……七六
- (三) (百家公案原文)……七八
- (四) (苗青案——金瓶梅詞話四十七回原文)……八四
- (一) 蔣天秀之妻的姓氏……八七
- (二) 「稍子」、「隋子」、「綃子」……八八
- (三) 別頭巾文……八九
- (一) (開卷一笑)(「別頭巾文」署名「一衲道人」)……九〇
- (二) 《繡谷春容》(署名閻如，題為「別儒巾文」)……九二
- (三) 《金瓶梅詞話》(無題目，從應伯爵口中道出。)……九二
- (四) 政治諷喻已明示了《金瓶梅詞話》的成書時間……九四
- (一) 先說西門慶抵京……九六

• 錄 目 •

② 再說西門慶離京	二〇〇
① 第一回	一〇二
② 第四十八回	〇二
③ 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	〇五
④ 專論五十三回	〇四
⑤ 十卷本	〇三
⑥ 二十卷本	〇二
⑦ 專論第五十四回	〇一
⑧ 十卷本	〇一
⑨ 二十卷本	〇一
⑩ 総論五十三回與五十四回	〇一
⑪ 先說五十三回	〇一
⑫ 再說五十四回	〇一
⑬ 兩回內容牽涉到的兩種刻本上的問題	〇一
⑭ 沈德符（萬曆野獲編）的矛盾語言	〇一
⑮ 有陋儒補以入刻的關鍵問題	〇一